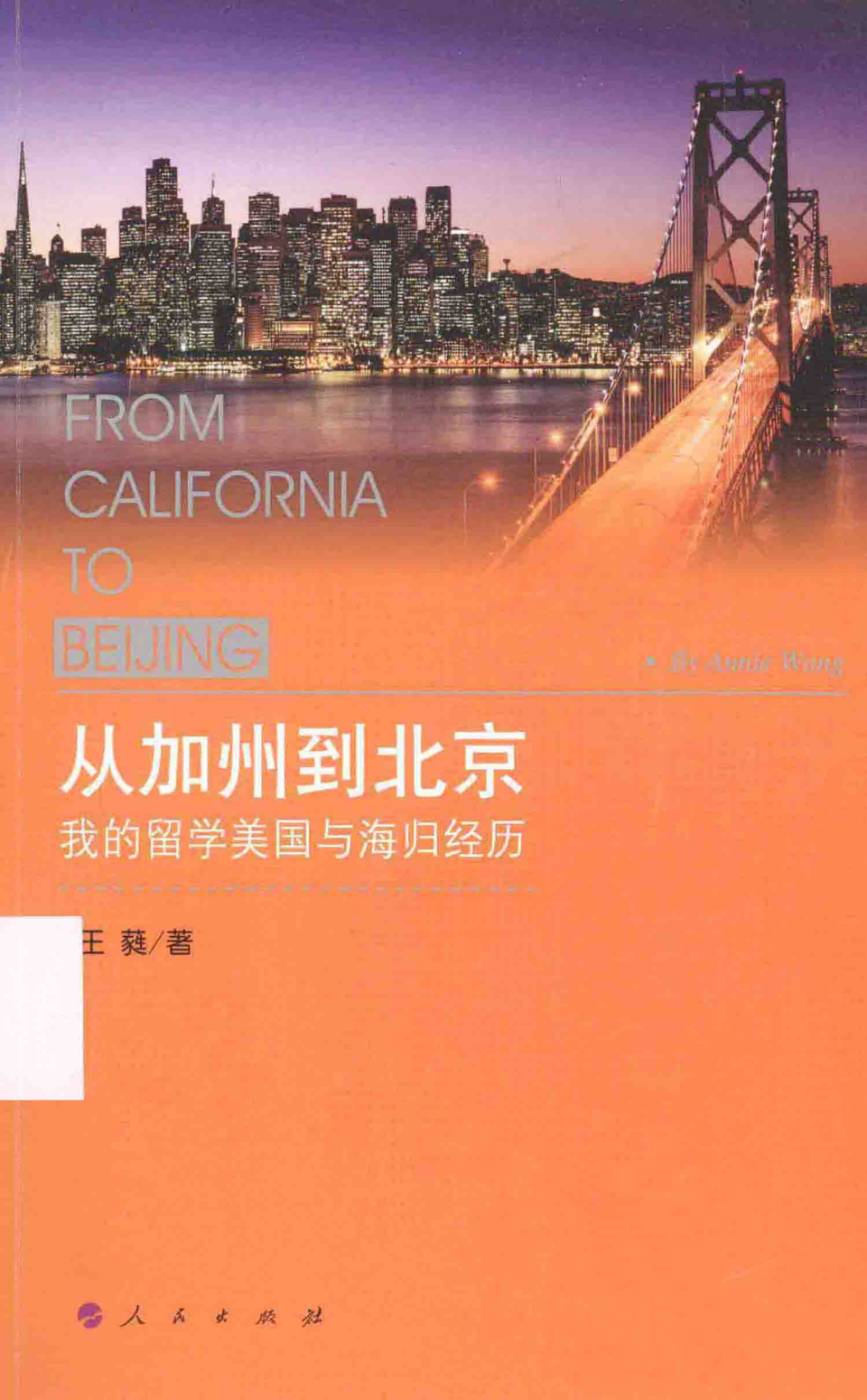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FROM
CALIFORNIA
TO
BEIJING

• By Annie Wang

从加州到北京

我的留学美国与海归经历

王 蕤/著

人民出版社

从加州到北京

我的留学美国与海归经历

王 蕤/著

责任编辑:卓 然

封面设计:石笑梦

责任校对:吕 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加州到北京:我的留学美国与海归经历/王蕤 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5.2

ISBN 978-7-01-014323-1

I. ①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4273 号

从加州到北京

CONG JIAZHOU DAO BEIJING

——我的留学美国与海归经历

王 蕤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1 插页:4

字数:231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4323-1 定价:3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FROM
CALIFORNIA
TO
BEIJI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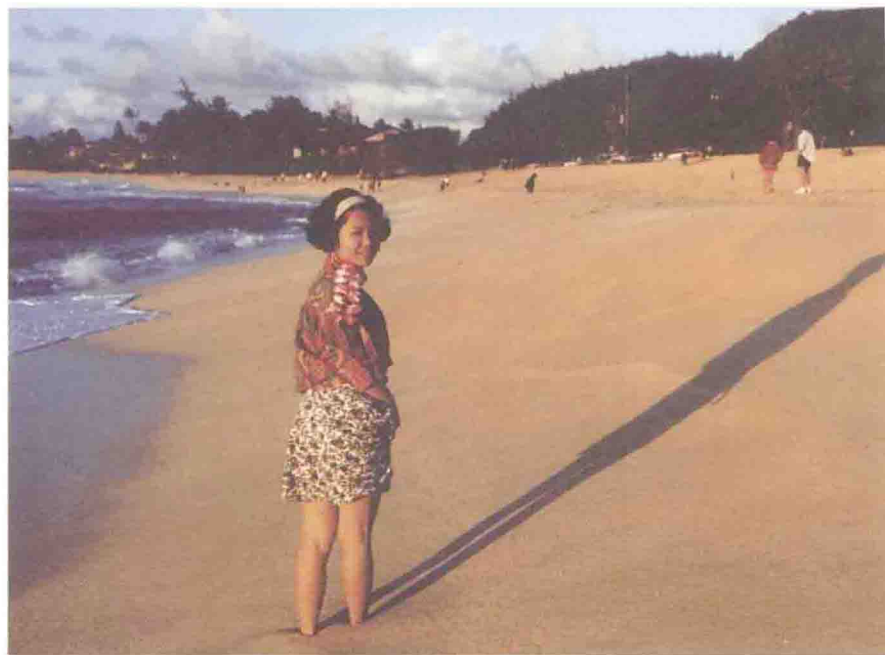
王燕近影



王莪作品



1994 年。在加州孤独求学，一个学期写了 43 篇论文



青春的影子留在夏威夷的夕阳里



1997年，在美国“燃烧之城”展开一场难忘的灵修之旅



“燃烧之城”：沙漠里建立起的短暂城市

1999年，写出了畅销书
《从北京到加州》



与父亲一起参加在首都图书馆举办的王蕤作品研讨会



受邀参加《纽约时报》编前会



2001 年，用英文写的书在美国出版、到各城市签售



回国后，一度随夫君搬到深圳红树湾，做了家庭妇女



2005 年《财富》论坛期间，与两个姐姐一起举办李祥霆古琴雅集



2009 年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蒙代尔来京看望怀第二个孩子的王蕊

2010 年，受墨西哥和波兰大使夫人邀请，为北京的大使夫人讲演



序一 我认识的安妮

毕淑敏（作家、心理学家）

安妮是王蕙的英文名字。2000年，我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，安妮是国务院派遣的翻译。从我抵达美国几小时后，就在安妮的陪伴之下，直到我从旧金山机场走入最后的通道，安妮向我挥手……在美国的日日夜夜里，我时刻感到安妮的存在。在我的一生中，迄今为止，可以说，除了我的亲人，还没有一个朋友与我这样朝夕与共。我所得知的所有语言信息，都要经过安妮的耳朵；我所要表达给美国人的任何想法，也要经过安妮的嘴巴。干脆这样说，如果没有安妮精湛身手鼎力相助，我对美国的了解会大打折扣，整个的旅途也不会如此丰富有趣。

在北京筹划这次访问的时候，朋友说，你对陪同的人选，可以提出一点个人的想法。

我说，我这个人的习惯就是听从组织上的安排。

朋友说，那是以前。这次是美国的组织安排你，人家的习惯就是你有什么想法，最好开诚布公地说出来，越具体越好。人家做得到的，就会考虑；做不到的，就会拒

绝。直说，大家都方便。

我说，好吧，就听你的。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要求。

朋友说，我有三点建议。

我吓了一跳，说，真够多的。

朋友说，考虑得细致些，并不是什么缺点吧？

我说，好，请细细说来。

朋友说，这第一条，要求陪同是男性。

我说，不妥吧？几十天的长途旅行，男性不够方便。

朋友说，傻了不是？正因为是长途旅行，对人的体力和意志的消磨很大。咱们是外国人，到美国去，看什么都稀奇，精神处在很亢奋的状态里，不容易感觉到疲劳，就是有些累了，一想到大老远越过了太平洋来这里看风景，再苦再累也能坚持。陪同就不是了，一个本地人，又是干这行的，早把美国的山水悉数看遍。这回领着你，走来走去的，就算他再敬业，也有腻烦的时候。试想一位女性，经得起这番折腾吗？好比在国内，让你陪着一个外国人，上午在西安，下午到桂林，明天又上了新疆，那份辛苦，你就是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得嘀咕。男性呢，体力上绝对要好一些。再有了，一个受过地道西方教育的男性，懂得女士优先，这种资本主义的习俗，已经腌到他的骨头缝里了。你在美国的访问，必然会得到很多资料，行李会越来越沉。若有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士陪同，上下飞机地助你一把，你的劳动量也会相对减少。

我说，哈，原来你打的是剥削人家体力的主意。

朋友说，这也是为了让访问更圆满啊。若是你异国他乡累病了，自己受罪不说，陪同也得跟着一通忙，才抓瞎呢。

我思谋着问，第二条呢？

朋友说，第二条是请求一位白人做陪同。

我说，这什么意思？该不是种族歧视吧？

朋友说，我的意思是，陪同虽说都是美国籍，但有一些人入籍的时间并不长，对美国的了解可能不够深入。如果他是少数民族裔，比如祖上来自台湾或是非洲，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，可以会有特殊的看法。为了你能更深入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美国，也许要求一位那里的白人当陪同，效果更好些。

我不置可否，说，那第三条呢？

朋友说，这第三条，你是非要听从不可。我这提建议的顺序，也跟时下流行的发奖似的，先从三等奖发起，最后出场的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说，愿洗耳恭听。

朋友说，你到美国去，要采访很多心理学和医学的机构，我希望你的陪同能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，这对你的访问是非常必要的。医学和心理学都是很专业的学问，有很多特定的名词，特别是对西方心理学家和各种流派的了解，需要有专业水准。

我说，这第三条的确非常重要。谢谢你。我会郑重

考虑你的意见。后来，我在给美国使馆的信件中，提到了对陪同的一些期望，当然，我说得很委婉，仅供参考。

当我在华盛顿秋天的阳光里，第一眼看到安妮的时候，朋友的第一条意见，就在安妮潇洒的裙子和胸口美丽的纹饰面前破碎。第二条意见，也在安妮明亮的黄皮肤面前彻底落了空。至于第三条意见，暂时还在未知中。

但很快，我就对安妮刮目相看了。她对心理学颇有研究，有新闻传媒学的学位，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。特别是她对语言和文字的理解和热爱，使得她的翻译充满了准确和传神的感觉。谈话的时候，安妮就像一台效率极高的电脑，在我和美国人之间，传递着思想和情感的火花。那种思维的敏捷和技巧的炉火纯青，有时竟让我感受不到两种语言间的鸿沟。往往是我这里刚刚说完，安妮已经心领神会地翻译了过去，在我认为对方该微笑的时候，对方果真就微笑了；当我预期对方该沉思的时候，他的眉头就凝聚起来了……安妮清晰地转译了双方的语言内涵，微妙地传递了这其中的分寸。该严肃的时候是严肃的，该幽默的时候是幽默的，她不但把握精细，更添加着艺术的风采。

说实话，安妮小小年纪（我从来没有问过安妮的年纪，但从她平滑的肌肤和光洁的额头中，可以断定她正享有如花的青春），就有这般优异的语言能力，我从心底生出由衷的敬佩。

安妮是干练的。在美国访问期间，我们没有过一次人为的变更和迟到，这同安妮周密的计划息息相关。

每到一处，当我可以舒展疲惫的双腿，在房间悠闲地看电视的晚上，安妮总是在同当地的接待机构联系，将我们第二天的行程，规划得滴水不漏。特别是要乘坐地铁的时候，安妮虽然见多识广，但也并非每个城市都了如指掌，她总是在电话中把路线落实得清清爽爽。一边是旅途劳累的我，一边是严丝合缝的访问计划，我猜安妮一定为我们每日的出发时间煞费苦心。迟到了，是失礼；太早到达，就要压缩我们的休息时间。安妮将起床的时间订得很妥帖，当我们从从容容地吃了早饭，穿过拥挤的城市，正点抵达要拜访的对象时，她会长吁一口气。头几次，我说，看来你非常熟悉这一带啊，时间掐得恰到好处。安妮说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完全不认路。我这才醒悟到安妮付出的心血。

安妮是善良的。那天，我们住在乡下的一位老奶奶家里。因为连续颠簸，十分疲倦。晚饭后，老奶奶开始谈她漫长的历史，她有口音，且完全不留出翻译的间隙，这使安妮辛苦非常。老奶奶常常是一口气说出若干年的往事，然后用浑浊的眼神，充满期望地看着我们，看我们有何反应。我茫然地看着安妮，安妮又要核对年代，又要核对称谓，唇舌翻飞……还要把我的回答，配合着很夸张的表情，反馈给老人，让老人家感到我们听得心驰神往。常常这边还没来得及翻完，老奶奶又忙不迭地进入了下一轮的述说。人老嘴碎，有些话已是车轱辘来回转了。我对安妮说，我看你不停地翻译，连口水都没时间喝，实在是太